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鲁迅和日本文学

陶秋帆译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印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鲁迅和日本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印

1980年1月

译者前言

这些译稿，大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二——一九六六年期间译出的。一九六二年学校要我教日语。我对于语言教学既不擅长又很不感兴趣，但是那时候，对领导上的安排，我只有服从，所以就勉勉强强地担任下来，而在思想上却打算另找出路，我想翻译一些东西。于是在编选日文教材的过程中，顺便翻阅了许多日文书刊。正好看到两三种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论文集，觉得它和我国的现代文学情况有颇密切的关系。其中如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问题，理论上的许多论争问题等等，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都有值得参考的。因此，便着手翻译，三四年间断断续续的译有十来万字。

最近，经过重新选择和校定，并另外新译了几篇有关鲁迅研究的东西，一并汇集起来，提供同志们参考。所选择的文章还有该译而没有译出的，容待他日补充；译文可能有错误，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1979年除夕

陈秋帆

目 录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一个宣言·····	有岛武郎 (1)
有岛武郎氏绝望的宣言·····	堺 利彦 (6)
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	青野季吉 (14)
再论自然成长与目的意识·····	青野季吉 (17)
社会主义文艺运动·····	《文艺战线》社论 (21)
关于艺术大众化论的错误·····	中野重治 (25)
艺术运动当前的紧急问题·····	藏原惟人 (33)
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 同盟中央委员会 (42)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藏原惟人 (54)

※ ※ ※

鲁迅与日本文学

鲁迅与日本文学·····	竹内 好 (75)
鲁迅和二叶亭·····	竹内 好 (85)
《阿Q正传》的世界意义·····	竹内 好 (89)
鲁迅与完造·····	小泽正元 (95)

一个宣言

有岛武郎

思想和实际生活融合之后所产生的现象——这现象总是以最纯粹的形式带来人类生活的统一，最近在日本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社会问题（作为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运动，离开了所谓学者或思想家的手而转移到工人的手上来。我所说的工人，指的是应占社会问题的最重要位置的，作为劳动问题对象的第四阶级的人们；第四阶级中特别是生活在都市的人们。

如果我所想的没有错误的话，我在前面说的工人，一向承认学者或思想家有支配自己的某种特权，迷信学者或思想家之流是引导工人的命运向上的人。乍一看，好像正是如此。为甚么？因为在实际行动之前必须用议论作战的时期，工人是极其笨嘴拙腮的，他们不知不觉地只好依靠代理人了。不单是不得已的，甚至相信这是至高无二的方法。学者、思想家虽然也从“是前辈”、“是领导人”的得意而空洞的态度上觉醒过来，自觉到不过是代理人罢了；但是却有着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得由自己的手来完成的精神准备。工人对于这种精神准备受到某种魔术的暗示。然而，从这种迷信解放出来，看来是现在正在完成。

工人开始知道人类生活的改造，只有扎根于生活的实际行动。开始知道生活呀、实际行动呀，都是学者、思想家完全缺乏的，而只有解决问题本身的自己才具有。开始注意到自己现在生活的原样，可以说是唯一的思想，又可以说是唯一的力

量。这一来，深思熟虑的工人便想要打破一种习惯，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和自己生活不相同的，而又对自己的事情指指点点的人们手上的习惯，他们用猜疑的眼光注视着所谓社会运动家、社会学者的活动。即使公开没有说，但心底里这个态度是动摇了的。这种动向还是隐微的，所以一般世人不用说，就连最先必需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学者思想家本身，也好像没有留意到。如果没有留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错误。这个动向虽然是隐微的，但是它对于日本却是比最近勃发的任何事实更重大的事实。因为这是当然要发生的事情正在开始发生了。因为这是任何诡辩也不能抗拒的事实的前进在开始走上它应走的道路。国家的权威也好，学问的威光也好，恐怕都不能阻止它吧。即使一向来的生活方式将由于这个事实而陷于如何混乱，也已经不能打消这应该出现而又出现了的事实吧。

在初次与河上肇氏见面的时候，（以下叙述的是私人的谈话，在这儿公开也许不合适，但这儿暂时不顾普通的礼仪了）记得在他的谈话中有如下的意思：

“对于在现代和哲学或是艺术有关系，特别是还夸耀自己是哲学家或艺术家的人，自己不是没有感到侮蔑的。他们不知道现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如果知道了而仍然没头于哲学、艺术的话，那么他们便是落后的属于过去的无能者。如果说‘因为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出来所以搞搞哲学呀艺术之类的东西，请让我们安静地呆在不碍事的地方吧。’这倒不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他们如果以充分的自觉和自信主张参与哲学、艺术的话，那他们便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立场的人。”

我在那时候不能够直率地接受河上氏的说话，而用如下的话回答了他：

“如果哲学者、艺术家在过去是属于低能的，那么没有经

过工人生活的学者、思想家也同样。总之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罢了。”

河上氏针对我的话说：“是的，所以我作为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不敢想望最高的生活。我仍然是向着人家申辩着而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原来对于艺术有很深的爱好，甚至想到如果我是做艺术方面的工作，一定会很愉快吧。然而自身内部的要求却使我采取了不同的道路。”

以上是两人这次对话的概要。其后再与河上氏会面时，他笑着说：

“有人说我是对着火盆发议论的。这完全是不错的。你恐怕也是对着壁炉发议论的吧？”

我也完全承认了。河上氏在说这话的当时，也许已经抱有与我不同的想法了吧？而当时我的想法是和我现在的想法很不相同的。现在如果河上氏说那样的话，我也许仍然会承认的，但是必定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承认的。现在，我对河上氏的说话作如下解释：

“河上氏和我尽管有程度之差，但都是生活在和第四阶级完全不同的圈圈内的。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正如河上氏一样，我也没有和第四阶级保持任何接触点。如果我以为对第四阶级的人们能够给与什么暗示的话，那是我的谬见；第四阶级如果感到从我的说话中受到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第四阶级的人的误算。由第四阶级以外的生活、思想所教育出来的我们，总之只能够和第四阶级以外的人有交涉。不是对着壁炉发议论而是完全无话可说。”

我本身是微不足道的。试看像克鲁泡特金那样卓越的人的说话不也是这样么。纵使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对于工人的觉醒和第四阶级世界的兴起有多大力量，既然克鲁泡特金不是工人，

那么他便不能使工人生活，使工人思考，使工人劳动。他以为给了第四阶级的东西，不过是第四阶级原来就有的，是什么时候第四阶级就要发挥的。假使在未成熟中由克鲁泡特金加以发挥了，那也许反而是坏结果。因为第四阶级没有克鲁泡特金也会走向它应去的地方。而且其活动的方法会更更为坚实更为自然吧。工人已经不需要克鲁泡特金、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了。没有他们也许反而更能完全地发挥工人的独特性和本能力量。

如果说，那么，克鲁泡特金、马克思他们的功绩在哪儿呢？我相信，是对于克鲁泡特金所属的第四阶级以外的阶级（虽然克鲁泡特金本身讨厌这个，但他不可能不属于所诞生的必然性），给与某种观念和觉悟。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如此。工人和资本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的功绩，最显著的一点，是为与马克思同样的资本王国建成的大学毕业的阶级的人们所玩味，而对于自己的立场闭上了观念之眼。第四阶级的人们，即使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也会进向它应进的去处的。

今后第四阶级也均霑到资本王国的余庆，而工人们也许会理解到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及其他深奥的生活原理吧，而由此一来一场革命就会成熟了吧。然而要是这样的人兴起来，我就不能不怀疑这革命的本质。法国革命尽管是为民众而暴发的，但却因为是起因于卢梭、服尔太等的思想而发生的革命，其结果归于第三阶级的利益，实际上的民众即第四阶级，直到今天还是原先的状态。就看看俄国的现状，似乎也有这缺欠。

他们虽然声称以民众为基础发起最后的革命，但是在俄国的民众大多数的农民，据报告却是被这种恩惠除外的，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甚至于是抱有敌意的。不是由真正第四阶级发出的思想或动机所完成的改造运动，怕只有走到当初的目的之

外的地方停止了吧。同样，被现在的思想家、学者的议论所刺激，虽然发起一个运动，而运动的发起人又自认为是属于第四阶级的，但是实际上这人不过是第四阶级和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私生子罢了。

总之第四阶级自身之间思考、活动起来这个现象，给思想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便自任为指导者、启发者、煽动家、头领的人，必然置身于可笑的立场。第四阶级开始退还从其他阶级来的怜悯、同情、好意。拒绝这种态度或促进这种态度，全在于第四阶级自身的意志。

我出生、受教育于第四阶级以外的阶级，所以对于第四阶级，我是无缘的众生之一。我绝对不能成为新兴阶级的人，所以不想恳求做第四阶级的人。也不能虚伪地为第四阶级进行辩解、立论、活动等等蠢事。今后不管我的生活怎样变化，我终究是过去的统治阶级所产的，这就像黑种人无论怎样用肥皂洗，也还是黑的一样吧。因此，我的工作也始终是为第四阶级以外的人们。世界上有主张劳动文艺的人，又有为之辩护、强调的评论家。他们用第四阶级以外的人所发明的文字、构想、表现方法，漫然地来描写工人的生活，他们用第四阶级以外的人所发明的理论、思想、检察法来对待文艺作品，选择劳动文艺和非劳动文艺。我绝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

如果阶级斗争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而这既是开头又是结尾的话，那我相信以上所说的是正确的。不论怎样伟大的学者、思想家、运动家、头领，要不是第四阶级的工人而又想给与第四阶级以什么，这明明是僭越的行为。第四阶级只有因为这些人的无益的努力而发生混乱。

大正11年1月《改造》（1922）
（译自《现代日本文学论争史》上卷）

有島武郎氏绝望的宣言

堺 利彦

一、有島 吉野 长谷川

把有島武郎氏的《一个宣言》作为当前的一个问题来看待。

有島氏的结论是：“不是第四阶级的工人而又想给与第四阶级以什么，这明明是僭越的行为。第四阶级只有因为这些人的无益的努力而发生混乱。”“对于第四阶级，我是无缘的众生之一。我绝对不能成为新兴阶级的人，所以不想恳求做第四阶级的人。也不能虚伪地为第四阶级进行辩解、立论、活动等蠢事。”“我终归是过去的统治阶级所产……因而我的工作也始终是为第四阶级以外的人们。”

凡是以社会的中坚自任，以救济社会的原动力，矫正社会的规矩标准自任的中流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在被新兴的工人阶级疏远、排斥、非难或敌视的时候，这些人道主义者采取的态度，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那就随便罢，任那些家伙做他们自己爱做的事罢。他们恼恨工人阶级的无知，摈斥他们的粗野和暴乱，另外去建立自己美好的理想，去做些避世的、独善的、高超的事情。他们仍然相信（或者声称）这是正统的救世道理。他们多半是宗教的。像“新村”的武者小路实笃氏之类，便是一个标本。

第二种在指摘工人阶级的无知、粗野和暴乱方面，和第一种同样，但不是排斥工人阶级并要离开他们。这些人把中流阶级的（或知识阶级的）价值告诉工人阶级，说明和他们合作（或听从他们）的必要。他们说明阶级差别观（或阶级斗争观）的错误，总是劝人妥协。他们依然以正义人道的代表者自居，但其实乃是劳资妥协主义、维持现状主义的代言人。《中央公论》的吉野作造氏之类便是一个标本。

第三种和以上两种不同，承认工人阶级的立场，但是自己——中流阶级的、知识阶级的自己却不能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参加他们的运动。这样，他们就从自己的中流阶级立场出发，尽可能做些自己能做的事。有岛氏就是一个标本。

长谷川如是闲氏看来也像是属于第三种。但是长谷川氏虽不抛弃中流知识阶级的立场，却以他的立论和批评常常帮助工人阶级的运动。他对工人阶级的运动给与批评的态度，虽然没有说是“正义人道的代表”，但是却具有作为“真理的代表者”的知识阶级的自负。这看来并不是没有和第二种的吉野氏等相似的地方，不过长谷川氏决不是现状维持派。

然而有岛氏和长谷川氏不同，说是既不帮助也不批评（或者是不能）工人运动。说是作为知识阶级另外做些能做的事，这和长谷川氏同样，但是所谓“能做的事”却只限于“第四阶级以外的事”。他那绝望的态度倒不如说像第一种的武者小路氏。不过武者小路氏颇为自负而有岛氏是很谦虚的。人道的自负往往像是滑稽，而人道的谦虚却有些讨厌。有岛氏承认阶级斗争，尊重新兴阶级，自称为“无缘的众生”，又说“不想恳求做第四阶级的人”等等。在这种谦虚的态度中，使人感到含有些女性似的讨厌的什么东西。特别是什么“僭越行为”呀，“愚蠢透顶的虚伪”呀等等，散布了一些激昂的话，甚至

可能感到多少有些胡闹、别扭的气味。

二、卢梭和列宁

有岛氏说“如果阶级斗争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那么，他相信这个《宣言》“就是正当的说法”。根据这个判断，他指出阶级斗争论者的中流知识阶级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矛盾。好象打算在这儿“砰”地敲上个钉子似的。然而他的阶级斗争观却颇为奇怪。

他说“尽管法国革命是为民众而暴发的革命，但却因为是起因于卢梭、服尔太等的思想而发生的革命，其结果归于第三阶级的利益。”

这种看法的错误，我们现在不用重复说它。法国革命不是为民众而暴发的革命，它是第三阶级（即资产阶级）获得政权的运动。只是当时资产阶级对于封建贵族来说，是站在代表一般人民的不平的地位，被理想化了而产生卢梭、服尔太的自由平等思想，从而呈现出为民众而革命的外表。尽管是卢梭、服尔太的思想，但是在经济的实质发展上，“其结果归于第三阶级的利益”。然而有岛氏说“因为是起因于卢梭、服尔太的思想”，所以是不行的。

有岛氏还说“看看俄国的现状，似乎也有这缺欠。”又说“不是由真正第四阶级发出的思想或动机所完成的改造运动，只有走到当初的目的以外的地方停下来吧。”有岛氏是说，法国革命是由卢梭、服尔太的思想发起的，所以不行；俄国革命是由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发起的，所以也不行。然而卢梭等的思想是由第三阶级发出的，不是由第四阶级发出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可是，不知从何断定马克思等的思想不是从第四阶级发出的？

右翼社会党的思想，实际上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说在外观上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树立的（即并非“真正由第四阶级出发的思想”）；那么由此而完成了的改造运动（例如德国革命），会在“当初的（外观上）革命目的之外的地方停下来”，这是很明白的。这和卢梭、服尔太的情况是同样的。然而因此并不能达到一个结论说，由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出发的革命都是不行的。

可是有岛氏似乎说，凡是知识阶级头脑中产生的思想（为着革命的）都是不行的，只有直接在工人头脑中产生的思想才是有效的。他说“工人不需要像克鲁泡特金、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的主要功绩，……是对于第四阶级以外的阶级，给与某种观念与觉悟”，又说“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的功绩，最显著的一点……是为大学毕业了的阶级的人们所玩味，而对于自己的立场闭上了观念之眼”。

三、工人和知识阶级

社会的实际关系，首先清晰地反映在优秀的人的头脑中，而后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理论、学说，这理论、学说又打开多数人的眼睛而产生一般的社会思想，这种事实与思想的关系，有岛氏似乎不很了解。而对于优秀的头脑所有者，在境遇及气质上，在事实关系的反映方法上产生了差异，又从而产生了阶级的理论、阶级的学说，有岛氏似乎也不很了解。在像马克思、克鲁泡特金那样的头脑中，首先明晰地反映从工人阶级的立场见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这便成为他们的理论、学说而告诉了一般工人；由于他们的理论、学说，多数工人渐渐睁开了自己的眼睛，这样的事情有岛氏似乎也不很了解。对于工人的实际运动的事实、倾向，先在这些思想家的头脑中经过推

敲，由此工人的运动方法、战术更为进步，这样的事情有岛氏似乎也不了解。据我看来，断定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不是从第四阶级发出的，这是没有理由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动力当然是劳动，但是它的必然经由之路是先在某种知识阶级的人的头脑中理论化，组织化。而某知识阶级的思想是从第四阶级出发的，是第四阶级的代表意见。随着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当然会被修正被删改，不过却没有理由说，这思想、意见对革命都是无益的。

有岛氏无差别地否定一切思想家，说是第四阶级的思想，“假若在未成熟中由克鲁泡特金加以发挥了，那也许反而是坏结果。”说是第四阶级没有克鲁泡特金，它的活动“反而更坚实、自然吧。”说是“没有他们，也许反而更能完全发挥工人的独特性和本能力量。”

工人的“独特性和本能力量”当然是重要的。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也不能没有错误。然而怎么可以说在“独特性和本能力量”的发挥中，绝没有白费或弯路呢？工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力，既采用了认为是自己的利益，相信是有效的（思想家知识阶级或各方面的专门家所提供的）理论、战术，那又有什么不坚实，又有什么不自然，有什么不独立，有什么坏结果呢？

有岛氏还说“今后的第四阶级，也均沾到资本主义王国的余庆，工人们也许会理解到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及其他深奥的生活原理吧。而由此一来一场革命就会成熟了吧。然而要是这样的人兴起来，我就不能不怀疑这革命的本质。”这一段话的前半段很不好理解，好像是这样的意思，即工人的学问知识逐渐进步，罗列思想家似的小理由，由这种理想而兴起革命，那么这革命是不行的。如果是这样的意思，那看来有岛氏是单单讚赏工人本能的盲动行为。然而又说“理解深奥的生活原理”，

看来似乎很尊重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那是矛盾的。有岛氏不是说讽刺话不是说反话的人，所以很难于理解这意思。

总而言之，有岛氏的态度，是绝望地痛感到作为中流阶级（或上流阶级），作为知识阶级，作为思想家，作为人道者的自己，是不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共同工作的；那么，要像武者小路氏那样采取自诩的反抗态度，却是太过于温厚的君子，要像吉野氏那样调和的说法，也太过聪明而清高。经过种种烦恼的结果，终于勉强地拉住所有的思想家作旅伴（连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列宁等都可以强迫为当然的旅伴似的），把活动范围限制于上流阶级之间，可以看为是试作一种温和的逃避。

白桦派的人道的两位名人之中，武者小路氏是固守在“新村”之中，有岛氏是固守在上流阶级之中的。而对于其他的社会运动家，武者小路氏是露出直率的反感，有岛氏则摆出半无意识的厌烦。

四、排斥指导者的问题

关于工人和知识阶级的关系，还有些想要探讨的事情。对于有岛氏的论断的批评，已如上述，但是作为论断前提的他的“言论”中，有着非常痛切的东西。

“最近在日本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社会问题（作为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运动，离开了所谓学者或思想家的手而转移到工人的手上来。”“工人……开始注意到自己现在生活的原样，可以说是唯一的思想，又可以说是唯一的力量。这一来，深思熟虑的工人，便想要打破一种习惯，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和自己生活不相同的，而又对自己的事情指指点点的人们手上的习惯。他们用猜疑的眼光注视着所谓社会运动家，社会学者的活动。”“这对于日本却是比最近勃发的任何事实更重大的

事实。”“国家的权威也好，学问的威光也好，都不能拦阻它吧。”

有岛氏承认工人自觉的事实，尤其是将它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上，这在向来的日本思想家中是真正少有的态度。然而有岛氏为了这十分少有的态度，却自己陷于绝望之中。

实际上，日本自觉的工人中，对于知识阶级的行动，用深深猜疑的眼光注视着，高叫“排斥指导者”的人是不不少的。正像有岛氏说的“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便自任为指导者、启发者、煽动家、头领的人，必然置身于可笑的立场。”然而这在欧洲毫不是新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同盟的当时，早已被一部分工人当作知识阶级加以非难了。而在非难者的旁边，仍然伴随有巴枯宁等知识阶级。后年，工团主义一派再高喊排斥知识分子了，在排斥者这方面，甚至流行着嘲弄的话说：不是还有穿白色西装背心和有着高贵的夫人的人吗？

总之知识阶级的一部分参加工人运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在开头只有知识阶级是指导者，而后来工人中间也出现了指导者。工人阶级出身的指导者和知识阶级出身的指导者，有并肩合作的时候，也有对抗斗争的时候，也有前者排斥后者争夺其地位的时候。所谓“排斥指导者”，其实也有时不过是工人阶级出身的指导者排斥知识阶级出身的指导者而已。

知识阶级出身的指导者动辄陷于妥协态度而堕落。也有因误会工人的真正意思和态度而非难说是不行的。然而堕落的不限于知识阶级出身的人，就是工人出身的，长久站在指导者的地位的也往往堕落。知识阶级出身的总是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自然地由此产生没趣的态度。这是常有的事情。而工人出身的，自觉到是站在指导者的地位了，为此又不知不觉地养成小资产阶级趣味态度，这样的危险也同样是常有

的。“被权势欲、统治欲所驱使”的批评，对两个阶级出身是共同的。

这就是说，堕落了的指导者，不管是哪个阶级出身，只有纷纷抛却而前进。实际上自觉了的优秀工人和明显地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表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必然会成为一般民众的指导者、代表者、革命者。这个革命是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呢？得看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工人运动的气魄、精神、实力的根源，当然是在于自觉了的多数工人，而对于许多指导者的取舍判断，却明白地是存在于多数工人的意志热情之中。有岛氏高唱“工人的独特性和本能力量”，也可以看作是这个意思。

所以，知识阶级不能参加新兴工人阶级运动之说是没有理由的，不能成为指导者也是没有理由的。而确实代表了自觉的工人本能的特殊的大指导者（如果这样的人物出现时），假使他是知识阶级出身的，那也该没有妨碍。没有理由认为列宁、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人，因为是知识阶级出身，会使得革命运动恶化的。因而有岛氏的《宣言》，不过是温良的人道主义者试作绝望的，逃避的宣言罢了。

大正11年2月《前卫》（1922）

（译自《现代日本文学论争史》上卷）